

孙明

著

生活的史学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生活的史学

孙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活的史学

孙 明 著

出品人：王 蕾

总编辑：姚映然

责任编辑：贾忠贤

装帧设计：梁依宁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20mm×1280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12,000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ISBN: 978-7-208-13222-1/K·24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的史学/孙明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222-1

I. ①生… II. ①孙… III. ①史学—通俗读物 IV.

①K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1015 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 录

生活的史学以及自序	1
病痛，就在历史里	
传统的“通义”与今日之史学	9
从“史入武侠”到“武侠入史”	14
病痛，就在历史里	23
缩小历史，以发现道德	29
抛却“问题”，“复活”历史	38
恶世界，乱作一团	46
通达的老人，偶合的史学	50
历史与戏剧之间的真实	55
到历史现场去	
靠什么“走出中世纪”？	63
到历史现场去	70
转图成史与史学新旧	77
“游必有方”，还有点儿累	84
“形容”历史	90
经可以讲	97
万古江河流向何方	105
作为通识教材的通史书	113

传统究竟有几重

明朝出了什么问题？	121
“启蒙”的山后风光	128
学术史：流变、回归与失忆	133
思想版图的考索及其他	140
眼光居中，发现“联系人物”	145
传统究竟有几重	151
老上海的前世“多元”	156

知者是否自知

欧阳修与“君子之勇”	163
吾心也曾繁华	170
从“小儒”到“中等社会”	179
丁文江的“天时”	186
1946，尴尬的蒋廷黻	194
苦雨斋的温暖和晦暗	201
知者是否自知	207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张芝联先生的学术道路	214
带走了一种学问和一派人生 ——阅读记忆中的朱维铮先生	223

生活的史学以及自序

(一)

或者又曰：“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录者何限，而子唯狹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不已荒乎？”

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郁志未伸，俄逢丧乱，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狹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

客跃然而起，曰：“如此，则不可以不记。”于是作《板桥杂记》。

面对天下的大变化，余怀由生活感知历史，狭邪艳冶的传述关联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这就是历史中人的生活感。我们亦循此道方能回到彼时彼处，感知那个人、那段历史。

以生活感治史，是一种尊重当时逻辑而非“主题先行”的历史，是一种铺陈还原而非综合建构的历史，是一种认为天地玄黄、生老病死、帝王将相、饮食男女有枢机关联，都重要、都有趣的整体史。生活的，史学。在这里，“生活”不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更是历史的定语，是一种方法和态度，一种对于人生和历史的感觉，以及实践此种感觉的生活。

不是时代，而是时代的具体的生活影响了史家。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已被治史者奉为真经：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然而，不从生活着眼，就无从体悟“真了解”的轨辙。如果你认为在寻章摘句中“神游冥想”就足够了，也许很难和很多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须知，不是抗战的大时代，而是困居香港的生活，才让寅恪先生读通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其实，每个人都在经由自己的生活感知历史。历史的学思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且与其他部分互相影响。同一时代里不同生活经历的史家会有不同的史学，写出不同的历史。

遗憾的是，生活感如此润物无声，以致它虽然滋养了学术，我们却在“生活无意识”的状态下，轻而易举地用学术框架取代了生活感觉。于是，生活感便“日用而不自知”，潜流于下。

(二)

我想起“狐狸”与“刺猬”的著名区分。但生活与学术不同，学术也许因专攻而深入，生活却必然因丰富而精彩。

学术又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好友告诉我他在读自然科学，我问他为什么。“难道你不觉得我们的知识结构太狭隘了吗？”这是个不大中规中矩的朋友，他会生活，他的问题冲击了我。

有一天，我没有从例行的道路穿过北大南门的小区，被另一条小路引着，我却看到附近电脑商贩聚集就餐的热闹街市，热气腾腾的生活再次震撼了我。

是的，我打开的门太少了，看到的世界是窄窄的一条儿，因为狭隘而抽象，竟致与真实不符。

这辈子应该多开几扇门，都体验一下，一定会各有各的精彩。

这就是生活的史学。

(三)

生活的史学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史学。

在正常化的社会中长大，耳濡目染历史平时的生活。从我们开始，有从容的心态，用生活的逻辑思考历史。抽象于生活之上的条条框框，我们不再奉为圭臬，也不大熟悉。我们是如此发自内心地探寻过去的人间烟火，也许“胸无大问题”，也许“抓不住关键”，也许“惑于表象”，但是没办法，异于祖辈、父辈的生活经验决定了视域的转换，幸好对真事实和真感觉的追求不曾含糊。

感谢前辈的努力，从乾嘉史学到年鉴学派，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史学，古旧的复活、新兴的舶来，30年间悉数在中国史学舞台上演。我们领略了，亦步亦趋过，也在兴奋消退中怀疑。多元史学的实绩更加丰富，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医疗史、儿童史以及全球史、区域史、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多头推进，“历史”不断在“大”与“小”之间调整。对历史之全貌有了一天多过一天的认识，办法也在一天多过一天地积累。在这基石之上，我们开始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

兴趣：想必过去的那个生活世界很大，我们希望了解它。

(四)

收入本书的文章是写给稍为广大的读者群看的，所以都属“报章”体。希望这本书能够增加读者的一种阅读经验：就算看似严肃得不得了的历史著作也值得“圈外人”看，也能看得懂，并且有收获；如果读后发现这些著作没什么大不了，甚至有问题，也完全可以。现代史学貌似冷冰冰，但亦可亲、可感，最重要的是我们用自己的生活去观照、考量，书中的好处会逐渐呈现；那些纸上似有道理但与真诚、真实保持距离的，也会现出原形。

坐在史学的边缘，带着生活的感觉，以“半学术”的水平的心态看历史、看历史书、看历史学家，既肤浅，也有趣。吾学也浅，“半学术”名副其实，不过也因此做了讨巧之事，就是想以“半学术”的浅显吸引更多的人来看写得漂亮的历史书。

话是这样说，真实情况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的块垒”。写书评是假，表达我对历史的想法是真。静夜里的想法来自生活的经验。读书、工作、读书，不断变化的生活形塑着我对历史的想法。没有时间用专业论文来表述的，就借着评介他人作品囫圇道出了。

然后，这些对过去世界的想法和做法，也陆陆续续地，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从我的生活中来，也滋润了我的生活。

是为序。

病痛，就在历史里

传统的“通义”与今日之史学

读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一本旨在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的文集。自序中言此“独特性”表现为：“中国传统，重视其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又说：“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以“人”与“学”、“通”与“专”、“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逻辑讲学术史，讲中西学术的差异与特性，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也许会有人问：这能揭示什么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今日学术史叙述中的冷门词汇，却格外能串起一条线索，比如引我们回到章学诚、曾国藩都曾关注的学术与“风气”之关系，而这，竟曾是激起万千读书人心头涟漪的石子？

2002年，日本历史学家岸本美绪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讲“‘风俗’与历史观”，重申顾炎武等明清时代学者关于

“风俗”是社会秩序与历史变迁关键的观点，告诉我们更为古老的韩愈曾经说过“纪纲者脉也”，而岸本则深感“‘脉’跟‘风’一样，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据他们说这些流动的、互相感应的系统才是社会形成的基础”。

演讲的落脚点，在于“能不能从像‘风俗’那样中国固有的概念中来提炼出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性概念”，从而弥补“研究中国历史时，采用的方法性概念大都是从西方进口”之遗憾。钱穆自序中的一段话虽主要就学术史而言，但旨归是一致的：“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岸本想弥补“遗憾”；钱穆则是要纠正“一无所知”和错误的“批判”。是岸本的认识进步了，还是钱穆更“正确”，姑且不论。跨越 27 年的对话，对于距岸本演讲又已过去十年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无动于衷。

若干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进展，择其大要，或者在于“还原性”与“整体性”渐结果实。“还原性”的成果是最为瞩目的，既在于史实的重建，更在于根据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进行史

实的重建。森正夫用地方志中的“风俗”材料考察明末社会秩序的变动，罗志田提醒“倒放电影”之问题，历史人类学重现家族的组织规则和绅民的算计，都是显例。凡此理路，发源不一，却正暗合钱穆所谓中国本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

“整体性”或将成为下一阶段历史研究与认知的重要取径。我们初观欧美“整体史”著作时，往往感慨其过于宏大、过于学理性，难于在中国史研究中稳妥操作。后来，不是没有人探讨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段某个区域的整体变迁，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但反因其关心的时段过长、功力不足，竟至着墨不重、缺乏“深描”、波澜不惊。近年来，随着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医疗史、儿童史以及全球史、区域史、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分头推进，却已对历史之全貌有一天多过一天的认识、一天多过一天的补充，对探求历史之全貌的办法也在探索中一天多过一天地进步。即便是研究某位晚清的士大夫，我们也已意识到不仅要看他对朝政、对改革的态度，看他的学术取向，还要看他的穿衣戴帽、文玩摆设，他的家庭与用度，他的朋友圈子与“雅集”，看他所置身其中的“礼”、朝士的风尚，他的宗教信仰、“果报”观念乃至一些更加神秘、隐秘的观念。例如，如何在政治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生活史的多重视野下打量王懿荣等嘲笑端方不懂金石这一稗官野史，就很有趣。诚如戴维斯所说：“我

并没有将个人或家庭置于一个仅仅事关财产、权力、声望或诸如此类事物的一元或二元图式中。我建立的是一个多元图式，每一轴线都可以定性反映不同类型的权力、财产和控制，如同其他可以决定社会组织的变量（比如性别和年龄）一样。”这就又让我们想到钱穆所谓中国本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还原性”与“整体性”是一体之两面，只有从本有之“精神宗旨”出发，才能找到“道途”，如实建构起“格局”；也往往正是在体认到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之后，才能猛然醒悟历史是一个立体而非平面的存在。在此过程中，以往的历史线索和专研重点，有的更加突出了，有的黯然失色了。这是时代史学的递嬗，也不排除还会有循环往复的新升降。关键是，我们对历史和历史精神的认识更加丰富了，尽管不一定“正确”与“科学”。

在认识到历史的“还原性”与“整体性”之后，便发现历史之中国的很多逻辑难以用现代西学之理论和概念分解。就比如“风俗”一词，它包括“人心”，宋应星说“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风俗，交相环转者也”；包括“民性”，《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包括法律，顾炎武论“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包括道德、观